

第 A-3 場：地方創生與文化創新

主持人：

紀俊臣院長 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主講人：

李明岳 處長

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與談人：

- 方凱弘 副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 王保鍵 副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 廖子齊 新竹市議員
- 廖先翔 新北市議員
- 章光明 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紀俊臣：



我們先請雲林縣計畫處的處長李明岳先生，先來就今天的主題地方創生跟文化創新來做一個專題報告，謝謝！

李明岳：

各位老師還有議員，大家午安。我來自於雲林，雲林就是一個極需要地方創生的

地方。我自己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經歷，我大概是台灣少數所有四級政府都待過，包括行政院、交通部、縣府、公所，是一個少數有這樣子四級政府經歷的人，因為因緣際會，才有這樣一個磨練的機會，也正因为這樣，才能有從行政院到最基層地方的公所第一線觀察，目前在協助雲林縣政府地方創生業務的時候，當然就有一些深入而實際做法。

目前雲林縣也是國發會通過地方創生方案鄉鎮最多的地方，我們已經通過三個，而且三個都是典範，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來分享。當然雲林有雲林的困境，雲林到現在，持續從九十七年人口的增加率就已經開始是負成長的狀況。

我們觀察兩個新的趨勢，如果從人口來講，高鐵通車是雲林人口掉最多的時候，所以有時候更便利其實對地方不一定是好事。從人口這樣子的發展趨勢，一百零四年高鐵通車，對雲林其實不見得是好事，我們的人口，那一年是我們掉最多的時候，當然慢慢地有回升回來，但是整個長期人口還是在呈現負成長的情況，當然是自然增加率的部分——就是出生率減死亡率——是更加的嚴重。

從雲林可以看到微型的台灣的未來，我們過去四十年減少了十一萬人，我們現在五十八萬人，我們經過台灣人口的增長期，可是我們雲林三四十年來的人口都是在挹注其他的縣市成長率，尤其是社會成長率的部分，如果我們用「世代生存法」去推估，如果雲林不做任何的努力，照所有的模式去推估，三十年後我們人口就會再少十四萬人。而且更嚴重的是，三十年後雲林的扶養率會達到百分一百二十，等於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人口，要一個這樣的人去養一個零到十四歲跟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扶老率則會到百分之百，也就是一個十四歲到六十四歲人口會養一個老人家，其實是一個社會負擔。現在扶養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一，大家不覺得它有問題，但是三十年後如果我們不做任何的努力，會急劇降到大於百分之一百二。我們一百零七年，就已經進入定義中的高齡化的社會，這樣的倒金字塔，三十年後那個金字塔的頭非常地重，身體和腳卻很弱，現在十歲的小孩要去承擔的壓力其實是非常的大的，整個社會到底對於應變三十年後的社會做好準備了嗎？從地方政府來講，是看不到國家跟地方一起來準備這樣的事情。



李明岳處長

我們鄉鎮的人口又做了一個分析，人口又向鄉鎮級的地方去移動，那個紅色的就是在三萬人以上以上的鄉鎮像北港鎮，唯一較特殊的鄉是麥寮鄉。麥寮鄉我們在觀察就是台朔六輕的社會責任，包括對那個鄉稅收的挹注，包括每一年它的社會責任的部分是可以支撐唯一正成長的，而且它是我們在分析所有的鄉鎮模型裡面，

包括斗六虎尾這些設有大學的，其實它不是自己的生育率高，而是它周邊的鄉鎮移過來，因為它相對的醫療資源、各方面的生活條件比較好，它吸納了我們幾個更偏僻的鄉鎮的人口。我們雲林縣往其他的縣市都會走，在我們縣內的移動也是往幾個少數的鄉鎮在跑。這個是我們透過模型去推估出來的，所以這樣一個推估，三十年後勞動力人口遽減，其實是一個地域競爭力非常不良的狀況。當然三十年後要面對一個新的 AI 時代，它到底能不能應付這樣一個發展？我們台灣社會有



沒有這樣一個決心去提早重置在政策上的行政資源？行政資源一直厚植在六都，跟議員報告，台北市有一條非常短的捷運，叫做信義線，它花了四百多億，而雲林一年能做建設的錢就只有一百零六億，等於說我四年的時間甚麼事都不做，馬路也不鋪，就只是領薪水，才能蓋一條台北的捷運。我們其他的錢都是在付公務人員的薪水，都是在付法定義務的錢，我們的面積是台北市的六倍大，可是我們卻要四年甚麼都不做才能夠蓋一條台北市最短的信義線捷運。

我有一次去找那個林洲民，那個時候他還當局長，他的一個科的預算竟然比我們一個縣一年的預算還要多。他的都發局的一個科的預算就比我們一個縣的預算還要多，其實前瞻計畫建設的預算都挹注在中階的城市，更拉大了我們這些沒有軌道建設的縣市之間的差距。

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惡性循環，很多計畫我們不敢出去，因為配合款出不起，變成只有資源好的城市敢勇於跟中央提案，而資源差的鄉鎮他連那個道路的基礎維修都還不敢大肆地作業，何況是爭取那個前瞻計畫，因為你還要配合款，這種連配合款都出不起的縣市或者是鄉鎮，他們那個差距是越來越大。

我們第一期四千多億的前瞻預算裡面，我們雲林縣就是一百三十一億，不到百分之三十一，前瞻計畫其實是更拉大了雲林跟其他縣市的差距。我們現在都沒有年輕人了，二十年後老年人口大於勞動力，勞動力就是指 25 歲以上可以賺錢的人。

我們的老年化也非常地嚴重，我們在 1995 年的時候其實還是倒數第五，到了 2015 年卻已經淪為倒數第三，2018 年倒數第二。我現在再講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台灣全國平均的家戶所得是 103 萬，我們則是 72 萬全國最低，可是農產值卻是全國最高，可是這個他不會算到統籌分配的稅款的公式裡面，因為他們認為那個產值不精確，可是那個數據是主計總處的數字。

大家都希望農業縣幫台灣的糧食做一些支撐，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數據，透過稅務單位了解，我們雲林除了農業之外，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石化區，就是六輕，是亞州最大的，他們平均每年上繳國稅是 330 億左右，但他有很多的奉獻是遞減的，因為他在這邊加工再出口，整個台灣收不到他的稅收。台塑很多的油是在那邊加工再出口到其他國家去，他不像中油是幾乎在台灣賣，他是透過油輪載到世界各地去提煉，那個稅是完全收不到的，他是類似一個境外免稅的地方。但是他賣進來的，我們中央政府每年從台塑六輕收得 330 億的稅收，台塑集團一年最大的營收就是六輕，每年創造 2000 億的利潤營收，透過統籌分配款稅收的公式，分回來 12 億，等於是雲林的石化工業區創造的稅收透過統籌分配稅款公式，包



括人口等各種計算基礎，分回來的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錢是用在其他的縣市，而我們又是農產值最高的縣市，然後因為有六輕石化工業，我們又是全國稅收對中央貢獻度的第五名，就是納稅的貢獻度含斗六雲科工非常多的科技工業區，以及非常多在製作高階玻璃的工廠，我們一年創稅 500 多億，但其實整個政府對雲林的回饋非常少，包括自有財源、中央統籌，分配下來我們一年只有 100 億可以做硬體建設。在場的各位議員審過像台北市或者是比較都會區的預算，就知道相較之下，我們怎麼會有機會去幫雲林創造未來？我們就是沒有資源，但是沒有資源不是藉口，待會我再講我們努力的故事。

其實全國的耕地面積都在減少，耕地面積的減少都在都會區減少，但台灣的都市計劃非常嚴重地跟基層的需求脫節，村莊的外圍都是農田，但村莊的旁邊應該有一些屬於可以作為農產加工的用地，一直到最近立法院才通過。這三四十年來，其實大家都希望工業區是工業區，住宅區是住宅區，那是從都市的角度去看這樣的發展，但是從鄉村的角度，是你在這個地方住，那你就在外圍的土地上工作，所以應該有一些採收以後可以加工的地方，可是台灣的法令就是農地只能農用，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加工廠是有限制的。所以變成年輕人不能在村莊附近就業，他不得不到工業區就業，不得不到都會區就業，全台灣的這樣農業困境直到最近才開始面對，最近立法院通過一個小型加工廠的容許，但是好像已經無法回逆了。其實年輕人回來後，鄉村勞動力的狀況跟以前已經大不相同了，他縱使想要回鄉工作，回鄉從農，都會碰到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十年前農委會開始推「漂鳥」，最近「漂鳥」回去十個只留下一個，那一人狀況又沒有很好，而台灣有機農業跟友善農地的市場是有限的，但是大家一直希望年輕人就是應該去種友善土地。

我在最基層的觀察，今天這個年輕人回去，他的故事馬上被採訪，像甚麼「棄高薪回來」，然後他開始進行有機或者是友善的養殖，他生產的農產品除了交給「販仔」以外，還自產自銷，整個都會區的市場和網路的市場對他的新鮮感很快過去。當這個地區有第二個青農回來，他的故事又不錯，這個前兩年回來的青農的故事就被後面敗壞，他第一年還不錯的直銷訂單，到了第二年就慢慢地降了，第三年少更多了，因為消費者都很喜歡看媒體做參考，然後作採購，也因此就會讓青農瞬間有那個信心榮景，去做貸款、做投資、做溫室。但是他會慢慢發現，當其他的故事出現跟他差不多精彩、而大家的新鮮感沒有的時候影響到他的銷路，如此一個一個接連下去，慢慢地他就會回到農業的尋常面。當你的競爭力，你的產品，你的品質競爭力不夠的時候，你的價格不好，你的生活就會非常的辛苦，這個就是台灣農業的困境。大家看到的都是剛回去的青農一開始被採訪、故事很光鮮亮麗的時候，但是大家看不到後面他開始跟家裡有一些紛爭，開始大家認為他不應該繼續留在這裡，因為借了一屁股的債，在都會區賺的錢也差不多快花光

了，有些太太跟著回來的，被拉回都會區的狀況是更嚴重。

我自己回雲林家鄉已經十年了，我自己的觀察，回去能活下去的，就那少數的幾個，真的十個回來能夠在十年內再留下來的，就只剩下那一個，這個就是現況：他不可能一方面生產，一方面又要兼顧其他。

有一個叫做「菜刀」的農民，他非常地辛苦。每一個假日他都要開著他的小貨車，來台北政大的那個小市集賣，他是一到五工作，六、日沒辦法休息，其實還是非常地辛苦。他已經是富二代了，因為他的爸爸媽媽還有一些基礎，他到現在還兼職，但是他其實是在燒他爸爸媽媽的錢。還有一個是要到以前台北建國市場一個農委會的直銷市場賣，他們都半夜開上來，因為沒有辦法負擔得起住宿。

我從這些人的輔導經驗跟他們的訪談經驗會發現，其實多數人在逛台灣的市集太多了，台灣的人可以支撐那樣價格的市場，是有一定的規模，包括我最近遇到新北市已經要求國小一個禮拜吃兩天的有機蔬菜，我們有一個有機園區，希望他能來經營，但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說，台灣的有機市場其實根本是已經飽和了，但是就一堆人家講的「文青」，讓「文青」在掌控台灣的農業政策，他一直在把人往錯誤的方向帶。

其實台灣應該是要推「認證」而不是推有機，其實認證產銷的領域，包括國際的認證才一個正道。我們的污染很嚴重，包括地下水污染非常嚴重，台灣其實都是「假有機」。我們雲林有一塊地，農委會在推「大糧倉計畫」，但他都不敢跟地方政府講，他就找一個學校推，我們地方政府的環保局去那裡抽取地下水檢測，發現明明都是重金屬。所以台灣有很多的事情還是必須走認證，像很多的事情是非常弔詭，我認為台灣很多中央的公務員沒有到地方去歷練，所以他們永遠都是辦公室在做決策，一直很多非常弔詭的事情不斷在發生。

我們雲林縣沒有自怨自艾，我們是所有縣市級地方政府第一個成立地方創生大隊的。我們把所有雲林縣政府內曾經在公所經歷工作過的同仁號召起來，成立一個專案辦公室，任務編組開始推地方創生。其實地方創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他有很多的事情必須學習，他有很多的面相必須看待，包括部會的資源整合，民間資源的參與，品牌的建立，這個品牌如何打造？品牌怎麼樣建立才能讓企業願意在偏鄉投資？目前國發會把這些問題丟給鄉鎮公所，像是今年我們有九個鄉鎮公所，他們的主秘被銓敘部發文拿掉，因為他都違反了地方的組織通則，三萬人以下的縣市，不能有主秘。不能有主秘，他的概念是甚麼？一個地方公所連一個九等的公務人員都沒有，你怎麼可能又要地方創生，又沒有好的職缺？讓有心留在地方工作的公務人員有合理的對待。



章光明：

對不起我插個嘴，像上次不是說有所謂「偏遠地區加階」的作法，能不能比照呢？

李明岳：

沒有，其實都談過，但是沒有辦法。我們一直在講核心的問題還是中央政府的公務人員官員很少是從地方歷練上來的。我們人員是不流動的，因為這裡的職缺非常好，反而都是地方政府培養的，我們這些新進公務人員，差不多三年可以跑的就跑了，跑到中央部會去了，但是他地方都是在基層，他沒有經歷過地方政府的課長或者較高的歷練，有個十年的歷練他再走。他都是在最菜的時候，他實力到的時候他就走了。其實我們沒有在面對地方的極端化、兩級化，有更妥善的因應。

其實我們地方政府的體制，已經沒有辦法面對下一個世代，我在公所當主秘的時候去代表會，所有預算都不要編，都要先幫代表會編兩千萬留在那邊，才能再回來我這邊編，那代表會在做甚麼？我的代表會的那個代表，他不是認真的在看我們的計畫書，他每天都在等我們的報紙有沒有夾一張六合彩明牌，他說如果那個號碼能簽中它會跳動。我們有去代表處拜訪，他們都在打牌，不然就是在喝酒，所以沒有人在做地方創生的工作，就是把這筆已經有限的、每一個鄉才兩億的預算，挪出兩千五百萬讓代表去喝酒，都叫「會務聯誼」，所有的帳都可以報，所以這種情形是非常的嚴重。當六都這樣的規劃，讓鄉公所變成區公所，它可以連結一些本來要給鄉的資源，可以更有效的被統籌運用。

我在鄉公所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在創造地方的特色、在行銷地方，最重要的工作反而都在應付鄉長的他們這派的樁腳，因為她家的庭院太暗了，所以先叫我們去庭院附近道路上裝一個路燈，等我們走了，他們再把路燈轉過去，來改投射到他們的庭院裡面，讓他們不用去開自己家裡的燈，讓庭院不會那麼的暗，其實我們都在處理。有一個農戶裡面，最遠端有一個養雞場跟養鴨場，那他可能一年要收兩次，像雞有一百天就可以收了，一年有三次晚上要收雞，收了雞要把它運到台北市批發市場去。我們就被整個養雞場農戶要求要幫他裝一排路燈，讓他晚上運雞車子不會開到水溝裏面去，像養雞養鴨它屬於農村的企業主，他相對的有對代表的影響力，結果我處理好以後，沿線的農民都罵，然後我再去裝個遮光板讓路燈的照度不要那麼強，但是因為那個農戶都非常小，你擋了這邊，又照到那邊燈光又太強，造成農民的農田長不好，結果地方的資源就一直在做路燈、做水溝，那個水溝也不是做全面，只是在做農路，但是壞的永遠是壞的，因為他們沒有關



係，有關係的三四年就把它鋪一次，所以地方的資源都錯置。最近整個政府對我們地方政府來講，就是在抓網軍。整個政府都錯置都在選舉，沒有人在面對台灣資源被亂用、資源被錯置、地方政府的困境，有的時候，大家要用更大的代價去解決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也全面地啟動地方創生。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些例子，我們的台灣鯛，有空請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我們沒有自怨自艾，地方官員其實都有看到問題，我們也訓練我們自己可以解決問題，這是我們長期以來，地方政府的官員必須給自己的一個期許。

我們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國發會投資的第一期的地方創生，就是這個「台灣鯛」，他導入智慧養殖。傳統的養殖池需要大面積的水量土地，我們現在把它立起來，把它變成大水族箱的概念，做成一個智能的養殖。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用水量是遠少於魚塭的用水量，而且我們通過智能的監控，本來台灣鯛一年只能收一次，但現在我們養在這樣一個科技魚池裡面，台灣鯛每天被我們的水車打著跑，他每天就是不斷地游，本來一天要餵兩次，現在一天要餵六次，不斷地吃，所以以前是一年育成，現在差不多三個月就可以育成。

我們現在台灣鯛可以行銷到世界各地包括 Walmart，我們最近得到 Walmart 的認證，他要求的是要用自來水養殖，而且要零碳養殖，所以他們現在整個水車的供電都採用上面的太陽能板。傳統的養殖非常辛苦，但我們透過 AI 的智能養殖跟產銷的管理系統，包括全循環回收，他的大便會被一個吸盤吸收，將水和大便分離，將大便送到附近農田去循環後，水再回去，所以跟傳統魚塭的用水量大大減少，包括自動投餌。

以前為什麼年輕人不願意回家鄉去養殖，因為你在冬天的時候，在收魚的時候要穿青蛙裝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們雲林的台灣鯛是透過智慧養殖，用一枝大吸管把魚吸上來，所以他再也不用穿青蛙裝了。以前養殖池的水車如果停電或跳電，晚上都還要去巡，所以以前年輕人死命都要離開爸爸媽媽到台北市去工作，因為非常辛苦。水車如果停電，第二天早上起來整池的魚都死掉了，但現在我們透過智慧監控、生長監控、水質監控、自動投料、綠能管理、淨水回收，我們所謂的科技養殖，在雲林這個地方，已經實踐出來了。

最後我們竟然把養殖變成可以加盟，一個池一年可以有 91 萬的收入，一個智能養殖池成本大概 350 萬左右。一個年輕人回來投資經營一個養殖池，四年就可以回收，所以我們有鼓勵年輕的夫妻回來，一方面輕鬆的養魚，一方面你可以在這邊安家立業透過養殖池科技化的方式，我們認為是有機會的。目前我們已經把他變成一個連鎖加盟的系列，養魚都可以加盟，這樣一個體系，往上游有淨水



的產業、石頭的產業、水車的產業、監控的產業，往下游有餐飲業、時尚精品業，台灣鯛的皮可以做成皮包跟衣服，也可以發展觀光生態體驗。

雲林的台灣鯛，目前我們差不多 40 塊收進來加工，我們可以 400 塊賣出去，以前大家認為要丟掉的魚皮、魚尾巴、魚鱗，現在魚尾巴都可以做成魚翅。甚至最近開發的眼角膜就是用魚鱗做成的，魚骨都可以是醫材牙科的補釘，所以我們慢慢地把那些以前是廢棄物的東西，賣得比魚肉還有價值。有空真的歡迎各位老師跟議員到我們雲林來看台灣鯛的養殖。

目前國外要投資 109 個智慧養殖池，智慧養殖可以整個翻轉台灣的養殖業。以前台灣鯛的養殖是弱勢產業，以前常常以為要被救助，但未來台灣鯛是要行銷到世界各地的。各位如果到國外去就知道美國人很喜歡吃那個魚排，鯛魚的魚排其實最適合的，因為他很容易成一整片，不像石斑虱目魚。台灣人喜歡吃虱目魚跟石斑魚，但是國外的人喜歡吃魚排。我們現在台灣鯛，就是要行銷到美國的麥當勞體系、Walmart 體系。我們的口湖的台灣鯛透過智能養殖，透過契作，以前不敢接麥當勞的單是因為台灣的氣候非常不穩定，怕跟國際簽大單不能交不出魚，所以我們現在透過智能養殖的方式確保收成率。這兩個池我們已經收成過兩次，以前一個池放養魚到收成，差不多只能收三成，因台灣的氣候非常不穩定，魚池優養化非常地嚴重，魚非常容易生病死掉，但我們現在透過智能養殖可以防凍，旁邊有圍簾，寒害的時候還可以把牠圍起來。我們現在大概是 90% 的育成率，就是你放養一萬尾，可以收九千多尾，像這樣子我們就更敢去接國際訂單，我們也才更有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第二個，我們看到我們把這咖啡送到農糧署，那些官員竟然勸我們不要將咖啡當成地方創生的主題，我們的業者差一點從椅子上掉下來，因為他說台灣咖啡的成本是國外的十倍以上，他認為台灣不應該再鼓勵咖啡，但我們這兩個品牌都把台灣咖啡賣到國際上，他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品牌」(TGC)。一開始也是回鄉的案例，他是在高雄做超市，結果因為爸爸媽媽身體不好要回去，這些老咖啡沒有人收，他就開始收。他這個品牌叫做「大尖山咖啡」，雲林人都知道大尖山就是雲林最高的山，他很有情感，年輕人回來一定要顯像最高的那座山，所以他就把他的品牌叫做大尖山咖啡，賣得掉？賣不掉！即使很有在地的情感還是賣不掉。他後來再把咖啡的品牌放大一點改成「台灣古坑咖啡」，賣得掉？還是賣不掉！因為古坑畢竟還是小地方，再大，成本很貴還是沒辦法。後來他把台灣的元素通通拿掉改成叫「TGC」，他現在賣國際上去了，因為國際上認為他是一個國際的品牌，其實「TGC」是「Taiwan Good Coffee」的簡稱，他現在咖啡賣到東南亞，賣到中國大陸，所以誰說台灣咖啡沒有機會？



另外我們那個「嵩岳咖啡」很好笑，我們台灣的一個咖啡品牌非常特殊叫做「藝伎」，頂級的喔！到義大利的咖啡館，喝一杯「藝伎」非常的貴，他這個「藝伎」非常厲害，不是行銷厲害，而是在種植。他把「藝伎」這個品種引來台灣，他因為種植很強，透過品種的純化，他開始種有一千顆的「藝伎」咖啡樹，然後每一棵，他都會去作分析、

試喝、烘培，不會把整個園裡的咖啡放在一籃，而是將每一棵的咖啡做分類、收成、烘培、試喝以後，從這一千棵中找出最好喝的一百棵，將他的種子放大到其他的地方去，後來這一百棵的藝伎咖啡拼出兩棵最強的藝伎咖啡，這就是叫「優生學」，再將這兩棵藝伎咖啡分枝到其他地方種，把其餘的 98 棵不好的藝伎統統剷掉。他透過這樣的種植改良，將自己的品牌做到頂尖。最近義大利的咖啡館透過網路跟他訂他的藝伎咖啡，因為他的藝伎咖啡在國際市場上絕對有競爭力，他很厲害的是，要種植就把他種到最好。

當然台灣的咖啡豆，也開始在做傳統的田間監控、生產履歷、產銷資源管理，包括咖啡的分級、國內外的銷售這一塊，其實這都要有很多智慧化的管理。我們是在協助這一塊，透過這樣一個小小的變化，拉動上下，帶動很多的產業的發展，也因為這樣的用心變成不一樣。

台灣人很聰明，早期提一個皮箱到全世界去找生意打拼，同樣的台灣的農業在世界上也一樣的機會，只是我們的公務人員沒有到第一線去，我們送地方創生進去，漁業署的人竟然從來沒有到現場一次。他們從來不知道，還有智慧養殖這樣的事情，台灣公務人員的訊息是在業界的後面再後面，像咖啡一樣，他們認為台灣怎麼會有機會？最近孔雀捲心酥就要導入台灣咖啡，以前他完全是用國外的咖啡豆，最近他要導入台灣的咖啡，像乖乖也要有咖啡的口味，也是用古坑的咖啡豆。我們讓整個咖啡豆都可以去創造他的價值，台灣鯛也是一樣，我要讓整個台灣鯛或者是咖啡輸出都可以產生價值，包括酵素、面膜、洗髮精。

有機會各位教授你們在泡咖啡的時候，記得買一包黑豆茶，你們試著把咖啡跟黑豆茶放在一起看看，其實非常健康，我非常推薦。如果喝咖啡又可以養生的話，這件事情就很炫了。這些都是廠商自己拚出來的，地方政府就是協助、載他去跟中央簡報，載他去跟國發會爭取國發基金，其實我們實施了很多的配套。

第三個台灣的飯店，一直忽略了一個市場，就是怎麼樣接學校的戶外教學的這個市場。台灣十幾年來，戶外教學要不就是去劍湖山樂園，要不去義大世界還有六福村，但是其實新時代的戶外教學應該是去戶外學習，而不是去玩。還好這兩年教育部想通了，他們開始鼓勵兩天一夜的戶外教學。

雲林有一家飯店，因為他老闆本身是補習班業者出身，所以他非常清楚這是一個大市場。他認為你來住他的飯店就是來學習，而且他把整個雲林的所有的產業、三十個景點都全部做好英文教材，所以台北的私立國中小學開始注意到這個。本來我們每一年的戶外教學只是去戶外玩一天，或者是玩兩天就回來了，現在雲林居然注意到這個市場，歡迎你到雲林來學英文，這個吸引到學校的注意。平常學生到台北學日文，到國外學英文，現在居然可以到雲林的飯店學習英文，推出運用情境式的外文畢業旅行。如果住飯店 check-in 之後，開始帶你到山線海線去，幫你每一個景點都做英文教材，讓小孩子自然而然的在那個情境之下，透過英文來了解雲林的產業、雲林的文化、雲林的宗教、雲林的生態。

這家飯店已經要再投資第二家飯店了，沒有人想到在雲林土庫這個地方蓋飯店可以賺錢。我們現在就是在幫他做一個線上的學習網，以後所有的小朋友只要拿著手機或平板，就可以學習英文。你來雲林住、來雲林學習，那飯店最好的時間是五六日，那一到四如果又有教學的市場，五六日又有基礎的國民旅遊的市場，這樣的飯店是可以在偏鄉撐得下去的，他願意做這個事情，我們就以他為代表。

雲林縣在做公共建設不再是只針對議員的建議，而是配合產業的投資進行。他的配套的公共建設也才是政府在投資公共建設的正確思維，是挹注產業，也相挺產業，讓產業願意在這裡投資生根，所以每一個地方創生是這麼複雜的事情，絕對不是地方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的，也絕對不是地方公所可以單打獨鬥，一定要學校縣政府的各個局處公所一起幫忙。我們近日已經在接紐西蘭的學校來台灣，他們也喜歡住這個飯店，因為他們的學生不會有壓力，因為這是一個雙語的飯店，他們在這裡出去體驗回來，要先做完英文的作業，才能回房間去睡覺。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歐美的市場以外，還有東北亞旅行的市場。其實透過創意，雖然在資源非常不足的地方，我們認為都有機會。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雲林雖然條件非常的不好，但是雲林還是有一群不甘願的人，就是不願意在這塊土地上看到絕望的未來。

我們每一個地方創生，在國發會被審的時候，國發會陳美伶主委都只用一句話形容，叫做「典範」。我們每一個案子，每次都審差不多十幾分鐘就回去了，因為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合理。

其實台灣如果願意讓資源更疼惜在一些偏遠地區，相對軟體資源，願意投資在偏遠的地區的話，我們是可以回饋台灣越來越多的東西。今天透過這樣一個經驗分享，還請大家指教，希望未來有機會多到我們雲林消費，謝謝！

紀俊臣：

好，李處長花了不少的時間來分享他們雲林地方創生的經驗，現在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就請幾位教授討論，首先請方凱弘教授。

方凱弘：



謝謝主持人，報告人李處長，我想剛剛聽完處長的報告，感受很多，受惠也很多。我想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在地力量是很豐富、很有活力的，另外一個就是民主化以後，在地能夠提出一些創意發想的人很多。我想關於政府的角色，我也同意處長剛剛講的，應該是擺脫過去引導的角色，而是協助地方把一些能量，一些創意，能夠發展出來，對政府來講也是事半功倍。

能夠發展出來，對政府來講也是事半功倍。

剛剛提到地方創生，目前也都多數還是以地方鄉鎮市公所為辦理的核心途徑，在雲林縣希望透過縣政府的參與，可能更能激發這些創意的放肆，也能彌補地方鄉鎮市公所公務人員能量上的不足，了解中央的計畫方向及思維能力的不足，透過這樣的方式做一個串聯。

對我來講，包括以前做社造也是這樣，比較多都是那種點的單打獨鬥。雲林現在嘗試從點到線，到一個面，不過也從這樣子的思維，我想最終可能是希望能夠串出個「面」，那「面」的思維裡可能訂一個長期的目標，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想這個事情？

畢竟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我跟些中央那些坐在辦公室的人是一樣的，對地方的了解是有限的，所以某種程度上，我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激盪，看能不能激盪出一些火花。

第一個，是「地方創生」，包括這三個個案，到底是誰的地方創生？是這些企業的地方創生？還是這些鄉鎮的地方創生？還是整個雲林的地方創生？長期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作思考的，因為如果我們從「點」的角度來思考，我們會希望來 promote 更多的亮點企業，那如果我們從「鄉鎮市」的角度來講的話，也許我們會是希望 promote 鄉鎮市的產業，或者是鄉鎮市整體經商或投資環境。從「縣」的角度來看，那甚至可能就是整個縣環境的改變，雲林縣現在自己定位是農業首都，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定位，這樣的願景，就會需要把所有跟地方創生有關的議題跟這個來做結合，還是其實他可以把農業首都內涵再擴大？包括最後那個學旅，他跟農業不見得有直接的相關，也許學旅有一點農業的意義在裡面，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公共產業，所以這個怎麼去思考，就「地方創生」的角度，長期從「雲林」的角度，怎麼樣來看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們可以多想一想。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就可以再去想幾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當我們從雲林的角度去思考，除了這些亮點的企業外，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扶植地方這些整個投資的環境發展，希望能夠藉由法規的健全與跨局處的合作，讓我們政府的角色可能不是完全在協助亮點企業。除了亮點企業之外，還有一些非亮點企業。如果有一些年輕人，他願意回鄉，但是他在投資，他在創業，他在發展出新的想法，或者他有一些願景想要去實現的時候，但是因為他對地方有些不熟，對政治的脈絡不熟，包括申請投資的方式不熟，他可能不是既有的東西，地方政府如何來幫助他做既有的突破，包括既有的法令規章，既有的申請流程，甚至某種程度上，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專案思維讓這希望有意回鄉或者是有意到雲林投資的外地人，有一個單一的窗口或者有一個地方可以去，不管他碰到甚麼樣的問題，他都能有一個解決的窗口，這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第二個，就是「樣品企業」。我之前也接觸過一些技能中心，他在做這個商業倫理科目的時候在思考這些「營業秘密」。政府的資源投注到企業去，希望這些企業活得更好，讓我們台灣的地方企業，能夠往上游、往下游創造出更多的產業，這是很好的事。不過我剛剛在閱讀的時候想到一件事，就是當這些企業發展起來的時候，他的這些技術和這些營業秘密，怎麼樣透過一個程序，讓大家能夠去分享？我想他一定有一些核心的營業上的秘密必須保留，否則他怎麼生存，但是哪一些秘密可以分享？哪一些核心必須保留？以確保他在這個市場上明確的地位，這都可以去思考的。從我們政府的角度投入資源，一定希望要建立標竿，一定希望他能夠分享，能夠擴大，這是我們政府的思維，但是對企業來講會有一些衝突，但我想還是可以去找到一個折衷點，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再作一些思考。

然後第三個就是那個區域。在那張圖裡面，我們看到各個鄉鎮市都有做了一些交流坊工作坊，然後縣府也參與，再送到國發會去。一樣可以從點線面的角度，

像這個四大項其實都是一個點，不過感覺有一些鄉鎮比較積極，有一些則是感覺上相對要去刺激的能量可能要更大一點。如果說一個鄉鎮市，他沒有辦法獨立去做的時候，當然地方的政治、地方的派系、鄉鎮市公所之間的合作聯繫一定是很困難的，但是有沒有可能去促成一些合作？我是覺得也可以去做一些思考的。跨域合作的過程當中，因為在學校裡面還是喜歡從「願景」開始想，這是一個「區域」的願景？還是幾個鄉鎮市共同的願景？還是我們從整個雲林未來的發展裡面勾勒各個雲林縣次區域，或者幾個鄉鎮市的發展願景？甚至我在家裡想的時候，雲林到底是屬於中部？還是屬於嘉南？當你思考雲嘉南的時候，你想的是一塊議題，當你思考以台中為核心的區域發展，又是另一塊議題。

當然我們台灣比較喜歡地方自己本位作思考，但是從國際的角度，包括雲林也是發生這樣的情形。所有的人口產業都往核心城市去移動，特別是我在讀書的時候，整個賓州的定位裡面，西賓州的定位是甚麼？整個西賓州裡面又以匹茲堡市為核心，其他周遭比較偏遠的，比較屬於農鄉的地方，他的角色是甚麼？當你擬定地方的角色以後，其他感覺上規畫就比較容易，可以有系統性地做一些思考，我的想法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核心還是在於，我覺得台灣其實有很多的能量，不過我們把能量都放在指導，未來可能像雲林縣這樣子，把更多的能量放在協助地方，提供地方建置一個好的投資環境，讓有意願、有想法、有能量的企業來發展。這些企業來就很好，重點是我們的政府如何讓他們更好，而且能讓這些活得好的企業經驗擴散出去，讓其他企業也因為這樣地分享發展起來，我就建議到這裡，謝謝！

紀俊臣：

好，謝謝，我們現在繼續請那個廖議員來發言。

廖子齊：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議員廖子齊，大家會認為新竹市可能認為跟地方創生比較沒有甚麼關係，他是一個活躍的大學城，但其實它的發展比較是在東區的部分。我的選區是在香山區，是一個比較傳統、比較市郊的地方，我們佔了新竹市52%的面積，但是我們的人口不到



新竹市的五分之一。

我必須坦承，在資源的分配上，確實是像剛剛林處長的提到的，地方到中央的資源分配其實是套到相對比較好的城市，但我們在城市之間也有分配的問題，像前瞻計畫挹注新竹市蠻多的，我們其實蠻會申請的，拿到了很多，讓我們也比較努力地去籌劃，但是這些資源其實相對的還沒有到香山這個區，居民也會普遍覺得我們是被遺忘的城市或是比較不用改變的區域，像剛剛提到的高鐵通車以後的人口外移，我自己也蠻有感覺的。

我自己是在香山鎮出生，我記得小的時候，中華路是一條很大的路，貫穿整個香山地區，然後西濱快速道路一通，斷絕了我們跟海的關係，再加上那時候有汙染事件發生，我們整個養蚵業就受到影響，到現在都還沒有解禁。新竹市政府三不五時會推廣一些地方養蚵的觀光行程，但是漁業署到現在還沒有解禁養蚵業，我們的漁業科直接說我們不編養蚵的相關計畫，因為還沒有解禁—就是直接裝作沒事，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就是明明有這個問題，我們卻沒有真正的去解決他，只能說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是比較難的，所以東區的發展，確實一直是比較好的。

這幾年我們在文化創新的地方，確實也是比較偏重市區東區及北區舊市區的發展，花了蠻多錢去整理，因為我們新竹算是淡水廳的第一城，文化古蹟很多，我們是古都。新竹市這幾年確實有在作一些梳理，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所以我們新竹市可以分享的文化創新可能比較偏向於軟實力的部分，但聽完李處長的分享以後，就會想到回饋一下關於我們香山區所面臨的一些狀況。其實所謂的 CSR 跟 USR，都沒有在我們地方有效地貫徹和落實，大家都會覺得科學園區在我們新竹市，但是科學園區來了很多的外來人口，這群人其實是對新竹市沒有認同感的，因為新竹園區的工作人員大多是台北人，因為學經歷的關係，所以造成我們現在這批人對於這片土地比較沒有地方認同。地方創生有一點蠻重要的，就是你要對這個土地有感情。

所以就剛剛林處長的報告我個人很有感覺，我們確實有一些個人回來的故事，但他們真的都待不久。雲林的這些例子其實滿激勵人心的，但都是規模比較大的，用企業和品牌的心情去做這些地方創生，但我們新竹市目前其實比較停留在個人自體戶，用自媒體的方式去做地方創生這件事情，所以像剛剛看到有地方共生案例，我覺得不錯，未來也許我可以把這些經驗拿回去到新竹去作一個嘗試。

再來就是 USR 部分，我們確實是很多的大學，清、交開始有在跟附近的學校發生連帶關係，做一些科普的合作或甚麼的。我們香山區有兩個學校，一個是



元培，另一個是玄奘，他們當時在地方創生確實有一批人在做社區營造，當年確實培養出一批社造的人力，持續到現在還在香山做努力。這裡也蠻想請問李處長，你們自己對這些科系培養出來的人才，他們實際要到地方上去跟地方互動的時候，會遇到怎麼樣的狀況？就像我自己的觀察，很多的想像是很難落實的，很多的資源其實也是無法有效地去媒合跟連結的，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像這個台灣鯛的例子，我們新竹其實有兩間很大的學校，科技的能量產業的能量應該很強，但是似乎都沒有對應到地方的產業。我們新竹的農業產值非常低，只有 2% 不到，跟你們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也想把 USR 或者是 CSR 的能量擴散出去，像我感受到市政府的產發處有在去抓出一些我們地方產業，像鱷魚蚊香、春池回收玻璃，但都還僅限於對這些產業的挹注上面。這兩個產業都在香山區其實造成不少污染的爭議，卻沒有真正去面對和解決。我也比較好奇，因為這幾個產業很有爭議性，但我們都知道雲林有六輕的存在，那這樣的調和你們是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希望李處長給我指教，謝謝！

李明岳：

好，先說 USR，因為我從 USR 一些真正幫忙的團隊得到回饋，其實我認為台灣的 USR 是做錯方向，台灣的 USR 大學應該自己身為在地大學要對在地的需求那種敏感度很強，他應該在本職上，包括學科和學系的需求，都要能夠符合在地的需求。其實台灣少子化之後，我認為台灣的大學的角色轉變都太慢了，其實台灣的社會都已經在大方向的轉變了。我們雲林也有雲科大、環球科技大學，但都沒有社工系，未來那麼多的老人人口，卻沒有有人在處理這樣的事，大學就像恐龍一樣繼續在處理培養外面縣市的問題。

他主要的社會責任應該不僅僅是到社會上去拿那些小案子，我覺得那個是本末倒置的，他應該是把大學的角色重新趕快定位好，起碼有三分之二的責任要幫在地的企業和在地的產業培育未來的人才，培育會留下來的人才。雲林現在有很多中階的高職生，他考上了科大，為了不讓爸爸媽媽辛苦，他就去金門大學，去台東大學，去宜蘭大學，只是為了讀國立繳的學費較少。結果你看這些學生本來已經很窮了，可是還要每個月從台東到雲林來回一次，為什麼？因為他還在以傳統的透過學歷分數在選學生，而不是把在地生好好地教育好，他才可能會留在在地，但是事實上都並非如此，而是我們選出來的學生都是全台灣在用。雲林很多的學生都是在讀外地宜蘭的大學，我發現很多的家長，他的子弟都讀宜蘭大學、台東大學，只是為了讀國立這些比較偏遠的學校，在地就沒有所謂的在地專班，



我們現在透過大學平台去跟他講，你面試的時候只要是在地就先挑，很多大學有被我們說服，但雲科大認為他是天之驕子，他不要，他不認為他是在地的大學，他要挑他認為是好的學生。

我認為台灣的大學會被自己消滅掉，因為有一些偏遠地區的大學如果不重新調整角色，你的學系你的培養不是去重新排名在地或區域的需求跟雲嘉南的需求，去重新孕育你的學生，我認為台灣的大學會自己走到死胡同去。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社會責任。像我們六輕的企業 CSR，我們麥寮人，一年可以領七千多塊回饋金，就變成好的很好，其實他對整個環境的影響，不在麥寮，在嘉義，在台南，中國影響，是在竹山，影響雲林、埔里，其實都是跨區域的。

以我在地方看，其實台灣的前瞻應該推行政區化的前瞻，才去重新配置前瞻預算，而不是用政策導引，中央只開這個你只能照這個申請，全台灣都要這個遊戲規則，只能照我的規定項目方式去申請，我就只有補助這個項目，而沒有辦法使用一筆錢給地方去提創意的案子，我如果認為你的創意可行，我就去支持你的案子。中央幾乎沒有這樣的案子，只有花東建設基金跟離島建設金基金可以，你地方去提案子再由中央審核支持，其他各個部會就是各行其事。我們雲林縣現在在做的就是打破建制，比如像處理青年問題，究竟是成立青年局較好？還是每一個局處都對青年有責任？我們就對縣長講，當然每一個處都對青年有責任比較好，而不是把青年業務丟給一個青年科或只是青年局。

廖子齊：

那要如何落實，讓每一個局處都有這樣的意識，就像性平也是每個局處也應該有這樣的意識？

李明岳：

所以我們最近就在培養我們有些返鄉的，開始透過秘書長去指定戶所跟地所的主任，去地方不要只是傳統地去跑攤、去吃、去參加活動，而是變成他是陪伴者，因為地所的主任，他對地方不同局處都認識一些事情，地所的主任，就是在陪伴這些返鄉的年輕人或返鄉的要投資的企業最好的陪伴者。我們開始轉變公務人員的心態，讓他們不要去跟企業或年輕人解釋法令，依據哪一條你要做這個不行，而是你要做這件事情，我來告訴你哪一條路行的概念，解決問題而不解釋問題。

紀俊臣：

我們再請我們的王教授。



王保鍵：



主持人，處長，大家好，處長提了一個公務人員的問題，我覺得很有趣，到底是制度的問題還是人員流動問題？我之前也是公務人員，第一個工作是在台北縣的蘆洲市公所，我們同期的後來都到台北市政府跟中選會，大部分都是分發。人員的流動，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們回到地方創生源始的日本，日本中央和地方的公務員是不能互

相流動的，所以我們是讓人員能流動，還是乾脆要制度上讓人員不能流動，讓他專心在一個地方？我覺得是可以去思考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回應處長講的，關於人員流動的組織編制問題。

第二個，就是剛剛處長在講地方創生要怎麼樣打造？這時候我們就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地方創生的目標到底是甚麼？人口結構的問題，不管是高齡化或者是少子化。這就又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地方創生究竟是要由中央主導？還由各個縣市主導？因為你要解決高齡化、少子化，還是要解決全國人口結構的問題，但你也可以只要解決人口遷移的問題。人口遷移的話，雲林縣地方創生沒有問題，但他的人口來源可能會來自於其他的縣市，其他的都會區高齡化的問題對雲林是解決了，但對其他的縣市有沒有解決？在這樣的思考底下，地方創生到底是讓地方去發揮他的特徵去創造？還是要中央政府比較有整體的布局去創造？所以要看你的目標到底是甚麼？是要解決全國的人口結構問題，還是人口的遷移問題？這都是不同的思考。

當然，我們也常講，地方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常常會有模仿效應，就是在A縣市做得很成功，B縣市就會模仿，D縣市也跟進，可是他是不是會一路成功下去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這樣子來看又好像是由中央整體的規畫比較好。簡單來講，如果我們把日本的地方創生這套制度搬過來的時候，我們的制度也要有一個相對應的變動，不管是公務人員制度或財政制度。

像我知道的是日本的地方創生，他只有做資訊提供、人才訓練、財政支援三件事情。簡單來講，就只是資訊、人才和財政的支援，可是我們的地方創生，就搞到比較複雜，好像有五個吧！像甚麼品牌、跨部會。人家是三支箭，我們好像是五支箭，所以我覺得台灣要做地方創生，我們要去思考的是，到底要解決的問



題是甚麼，才比較能夠做出相對應的決策。

紀俊臣：

我們的議員有指教。

厲耿桂芳：



我們非常的高興，來自雲林的李處長給我們做了這麼一個如此精彩的報告。我覺我非常感動，尤其你在提到少子化，農村老農跟青農他的青黃不接，我覺得令人蠻唏噓的。

還有你說到地方政府部門的地方人才的流動率相當的高，無法面對下一個世代很悲哀，我有這種同感。其實我感覺，我們是不是未

來的政府官員，不管中央還是地方，所有的官員還有這些民代都應該有一些很大的思維的改變，讓有一些法令要鬆綁，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覺得既然鬆綁了，我們對這些農業縣市的預算要政策性的增加。第三個，我感覺任何一個農村，像雲林應該要發展一個完整性的產業鏈，這樣的一個產業鏈，不但從他的種植，他的成果，甚至他的行銷，還有包括他品牌的建立，我認為這些都要完整之外，還要納入我們教育的目的，要納入我們環保，這樣一個目的，要愛這個土地，比方說兼具教育的目的。

您剛剛講戶外的教學，其實我覺得在我們的高中或者是國中，還是小學的戶外教學，應該把他變成一個課業的內容、實習的內容，到我們雲林、南投各地作一個實地的教育功能，所以您剛才講這個教育的功能，很多也可以讓他們下田去種田，體驗一下農夫的辛苦，這種勤勞就是一種教育。甚至他們也可以在廚師的幫忙教導之下，教他們怎麼燒飯、作菜洗菜這種教育，一定要教育部及各地的教育局有這樣的概念，要他們落實這樣的一個教學，這是教育方面，這個就是勤勞觀念的體驗，有甚麼不可以？然後對大地的愛，這樣一個對土地環境的教育，然後就是語言，包括他的英語或者是其他的語言，我覺得都可以從這套學習裡面打造出來。

最後我還特別講，我覺得我們都市化的腳步侵蝕到我們的地方農村。甚麼是



都市？甚麼是農村？現在的農村都破碎化，現在的農村也都不再漂亮了，怎麼樣將我們的農村變成花園，跟大自然的結合，有好空氣，有好的陽光，有好的水。你像我們桃園有那麼多的水塘，千萬千萬不能為了賣土地，把他填土或者是打掉。我要大聲疾呼，搶救我們的農村！我覺得我們的農村已經不漂亮了，我們這個處長是計劃處，也要結合環保處，能夠計畫性的植栽，這些植栽這些樹一定要很漂亮，而且不管是櫻花也好，或者是葡萄也好，一定要有計畫性的種植，讓農村置入其中，就好像桃花源一樣的。所以都市的人口，他可以休閒在我們的鄉村。我認為思維的改變，強制性預算的改變，一定要下鄉。他剛剛舉個例子，像信義線預算就有四百億，而相對於他們的雲林一年的預算就顯得好少，剛剛講學校的教育，學生的體驗，個個學校都要做，分批的做。

最後要鼓勵我們的企業跟某一個農村強制性的結合，然後在稅務上給予優惠。我覺得我們將來的人口要到兩千萬實在不多，所以怎麼樣讓我們的經濟活化，最後結合觀光。這個又跟我們的政治有關係，我們現在大陸客很少了，文化創新又把整個中華文化的根都刨掉，但我很高興，恭喜我們雲林古坑的咖啡成功了，那裡的市長好像姓謝吧！他也很努力，我也很高興，我們的台灣鯛創造那種科技的養殖變成一個特色。大家都知道，這個去泰國越南觀光的婦女，都提個包包回來，雖然沒有鱷魚皮包貴，但是價值也是幾萬塊，這個跟設計皮包沒有關係，但希望我們台灣，可以做更大型的皮包行銷到全世界去。

最後，我覺得我們既然是一個 councilor forum，我們很希望未來，請讓我們的企業界稍微捐助，讓我們有多餘的比較好的款項，擇訂一個縣市，一個甚麼樣的農產品，不是光吃，除了吃之外，要有一些小品，送給這些代表帶回去，我們行銷訂單便宜，昨天晚上，我問了巴西的那個議員，它們的生活程度，巴西幣是在貶值，它的經濟生活程度，物價比美國還高，我一想全世界最好的東西、原物料產品就是台灣最好，價錢也不貴，行銷，行銷，我覺得我們的 forum，也有這個半義務把們這個台灣之光推出去。

紀俊臣：

好接下來我們就交給議員。

廖先翔：

分享一下我的選區的地方創生的經驗。我的選區是新北市的汐止金山萬里，汐止是都會區比較沒有問題，而萬里跟金山地區也都有在推動地方創生。剛開始的時候，大家在想地方創生怎麼樣才叫作成功？



我認識一些青農。對他們來講，吃得飽飯，才是回鄉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他的理想不是那麼的重要。萬里跟金山其實又不太一樣，像萬里蟹究竟到底算不算地方創生？如果地方創生的精神是在提升在地的經濟跟解決人口遷移的問題的話，萬里蟹的推廣，新北市成功打造了它的品牌，對萬里的經濟量能的提升，他是非常的成功的。不管對我們的漁業商家，還是周邊的餐廳，整體的商業利益都有增加，降低當地人口外移的吸引力，但是這只是針對單一的產業而已。

金山區就在萬里的旁邊，他們又不太一樣，他們在推動的地方創生其實當初並沒有被納入國發會的地方創生的區域內，是地方青農知道有這個計畫，然後有幾個青農自己回去組成一個團體，然後跟地方政府表示，希望能夠輔導他們參加國發會的地方創生計畫。我是蠻感動的，因為他們沒有被歸入地方創生的計畫，未來是否能夠拿到補助也不知道，但是他們還是每個月定期地來開會。他們其實只是一個個個別的青農，不像萬里蟹，它是一個很大的產業，他們採取串聯聯盟的方式，將各地的青農結合起來，有一點像把很多的地方產業聚集起來，成為一個旅遊推銷的平台。如果以量能來講，以萬里蟹對當地經濟發展和遏止人口外移為指標的話，絕對會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但是對我來講，我認為所謂的地方創生應該是以金山的情況較符合地方創生。由在地的青農自己提出他們的願景，然後自己來做一個結盟，再由地方或是中央政府提供他們協助，我認為這樣會比較長久。他們也可以來滾動式的檢討，而不是錢灑下去，像萬里蟹就灑了很多的錢，但是錢灑下去也許過一陣子就會膩，但是金山他們每一個都是自己的商家，他們每一個都是自己的產業，我是比較贊同金山這種方式的地方創生。

但是如果要把層次提高一點，像王教授剛剛講的，地方要有甚麼，中央就要有甚麼。剛剛處長有提到漁業的升級，還有一個學校的升級，包括台灣鯛這個東西，他到底只是地方產業技術的升級而已，還是一個地方創生？因為我對地方創生的定義不是很確定，對我來講，像台灣鯛的產地一定要在雲林嗎？他可不可以選擇其他的地方？我可能表達的不是很清楚，但我認為地方創生不是各個地方去競爭一個產業，這有一點像是招商的感覺，或許由縣政府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優惠，他可能認為是他輔導好所以進來，但是未來還是會變成一個產業，就會限制競爭，我覺得這對地方創生跟我的理解有一點不一樣。地方創生應該要有一個他們自己的動能在，或者是一個地方的特色在，或者說以雲林縣來講，他的目標還是在地的經濟或者是人口外移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他解決了，但是對地方創生來說，就像剛剛王教授所講的，他對地方創生的挹注是甚麼？

紀俊臣：

好，因為時間的關係給我們的章教授一分鐘。

章光明：

我是新竹人算是香山人，我提供兩個意見給主席參考。第一個意見是，剛剛談到怎麼樣去設立一個社區型的大學很重要，元培跟玄奘，我認為他們有這個條件，我覺得市政府可以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說在美國有兩個概念，本州學費與外州學費，也就是比方說我們新竹市民，進新竹市的這個學校可以有多少優惠，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吸引人，如果是教育部的政策，也可以去跟教育部去反映。

第二個，我覺得香山很可惜的地方就是那個青青草原，這個沒有充分的運用，就是我們的行政不連貫。你今天如果要求新竹市的中學或者是小學戶外教學帶到那邊去，他自然就會帶動那個地方，他們就會想怎麼去做，然後就會連結起來，這是我提供的兩個意見給主席參考。

厲威廉：

我覺得可以跟台灣企業合作，假如你們可以請到張忠謀的太太到你們雲林參訪，將來如果台積電的員工來你們那邊作一個員工訓練，還有一些你們的媒體報導，像你們的台灣鯛跟古坑咖啡，我們都是從媒體看到的，所以這個媒體的報導很重要，還有一些社會機構像扶輪社、獅子會等等可以跟他們多聯繫。

紀俊臣：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等一下會作一個總結，我提一點和李處長有關的，你們雲林縣應該跟六輕好好地結合，如果能夠參加他們一股就好了，一年可以拿到250億，他一年做2500億，繳的稅是580億。最後，謝謝大家！